

Crullery

Kahlo



卡 洛

Calvin



66 卡洛

艺术家生涯

2

LIFE AND TIMES

不灭的热情

风格与技巧

8

STYLE AND TECHNIQUE

自我认同的展现

名作特写

14

MASTERPIECE

两个美丽达

作品选解

20

GREAT WORKS

亨利·福特医院 20

心脏或记忆 22

水的赐予 24

毁坏的圆柱 26

摩西 28

世界著名美术馆

30

THE GREAT GALLERIES

卡洛美术馆



Private Collection/AGK London(Front cover, too)

西洋美术家画廊总目

- | | |
|--------------------------|---------------------|
| 1 Renoir 雷诺阿 | 51 Millais 米雷 |
| 2 Van Gogh 凡·高 | 52 Van Eyck 凡·爱克 |
| 3 Monet 莫奈 | 53 Stubbs 斯塔布斯 |
| 4 Da Vinci 达·芬奇 | 54 Moreau 莫罗 |
| 5 Millet 米勒 | 55 Holbein 霍尔拜因 |
| 6 Picasso 毕加索 | 56 Magritte 马格里特 |
| 7 Dali 达利 | 57 Fragonard 弗拉戈纳尔 |
| 8 Cézanne 塞尚 | 58 Sargent 萨金特 |
| 9 Lautrec 劳特累克 | 59 Masaccio 马萨乔 |
| 10 Chagall 夏加尔 | 60 David 大卫 |
| 11 Gauguin 高更 | 61 Bosch 博斯 |
| 12 Klimt 克里姆特 | 62 Bonnard 博纳尔 |
| 13 Manet 马奈 | 63 Tiepolo 提埃波罗 |
| 14 Degas 德加 | 64 Hogarth 霍加斯 |
| 15 Seurat 修拉 | 65 Miró 米罗 |
| 16 Modigliani 莫迪里阿尼 | 66 Kahlo 卡洛 |
| 17 Rembrandt 伦勃朗 | 67 Van Dyck 凡·代克 |
| 18 Botticelli 波提切利 | 68 Whistler 惠斯勒 |
| 19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 69 Bellini 贝利尼 |
| 20 Velázquez 委拉斯贵兹 | 70 Ernst 恩斯特 |
| 21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 71 Uccello 乌切罗 |
| 22 Henri Rousseau 亨利·卢梭 | 72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
| 23 Constable 康斯特勃尔 | 73 Repin 列宾 |
| 24 Rubens 鲁本斯 | 74 Cassatt 卡萨特 |
| 25 Caravaggio 卡拉瓦乔 | 75 Poussin 普桑 |
| 26 Turner 透纳 | 76 Leighton 莱顿 |
| 27 Dürer 丢勒 | 77 Branzino 布龙吉诺 |
| 28 Pollock 波洛克 | 78 Géricault 席里柯 |
| 29 Vermeer 弗梅尔 | 79 Matisse 马蒂斯 |
| 30 Raphael 拉斐尔 | 80 Bruegel 勃鲁盖尔 |
| 31 Greco 格列柯 | 81 Hals 哈尔斯 |
| 32 Léger 莱热 | 82 Gainsborough 康斯博 |
| 33 Ruisdael 罗伊斯达尔 | 83 Francesca 弗朗切斯卡 |
| 34 Klee 克利 | 84 Watteau 华托 |
| 35 Courbet 库尔贝 | 85 Utrillo 尤特里罗 |
| 36 Kandinsky 康定斯基 | 86 Tintoretto 丁托列托 |
| 37 Chirico 契里柯 | 87 Steen 斯坦恩 |
| 38 Goya 戈雅 | 88 Reni 雷尼 |
| 39 Redon 鲁东 | 89 Spencer 斯宾塞 |
| 40 Titian 提香 | 90 Kokoschka 柯克西卡 |
| 41 Dufy 杜菲 | 91 Chardin 夏尔丹 |
| 42 Rossetti 罗塞蒂 | 92 Sisley 西斯莱 |
| 43 Ingres 安格尔 | 93 Reynolds 雷诺兹 |
| 44 Giotto 乔托 | 94 Sickert 西克尔特 |
| 45 Gris 葛利斯 | 95 Carracci 卡拉齐 |
| 46 Claude Lorrain 克劳德·洛兰 | 96 Boucher 布歇 |
| 47 Munch 蒙克 | 97 Bell 贝尔 |
| 48 Canaletto 卡纳莱托 | 98 Weyden 韦登 |
| 49 Blake 布莱克 | 99 Derain 德兰 |
| 50 Angelico 安吉利科 | 100 Index 索引 |

©De Agostini UK Ltd., 2000 图字: 07-2001-777号

西洋美术家画廊 66 卡洛 原出版者/[英国] De Agostini 出版公司

策 划/刘丛星

责任编辑/刘丛星 张亚力 王兴吉

校 勘/张亚力

装帧设计/王兴吉 张亚力

审 读/孙开礼

校 对/于丽梅 刘明辉

监 印/赵岫山 欧阳彬

出版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制 版/长春吉美雅昌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635×940mm 1/8 印张/4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7-5386-0325-5/J·135

定 价/15.00元

芙丽达·卡洛是墨西哥最受欢迎的现代画家之一。那场改变她一生的惨痛车祸，让她在疗养期间开始了绘画艺术的创作，凭借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豁达的幽默感，卡洛战胜了孤独与忧伤。她的绘画原只是用来慰藉自己的心灵，结果竟发展出一种无可替代的独特画风，融合了墨西哥传统及她独有的象征风格。卡洛所描绘的主题都与她的生活紧密相连，由此也产生出许多清纯无垢的绘画作品。体态娇小、充满魅力的卡洛热爱墨西哥民族服饰，而她也自身视为一件艺术作品，她的丈夫里维拉曾说“卡洛无疑是整个民族光荣的化身”。



不灭的热情

INDOMITABLE PASSIONS

卡洛的一生充满无尽的苦难，但是她那不屈的个性及烈焰般的精神，却战胜了命运的捉弄而大放异彩。她将自身奉献给墨西哥著名的壁画家里维拉、她的祖国以及她的绘画艺术。



Museo Frida Kahlo, México

玛格达雷娜·卡门·芙丽达·卡洛·卡特隆 (Magdalena Carmen Frieda Kahlo Calderón, 1907-1954年) 于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市郊的柯耀雅堪 (Coyoacán)。其后，卡洛经常将墨西哥革命爆发的1910年，视为自己的出生年 (名字中的“Frieda”原为德文拼法，当德国纳粹兴起后，遂将“e”拿掉)。母亲马提德·卡特隆 (Matilde Calderón) 为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父亲威廉·卡洛 (Wilhelm Kahlo) 则是匈牙利裔的犹太人，19岁时移民墨西哥，并将名字改为吉耶莫·卡洛 (Guillermo Kahlo)，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和妻子。第一任妻子因难产过世，便再娶卡特隆为妻。

夫妻两人育有四子，其中善感、聪敏的三女卡洛最得父亲欢心。卡洛也很喜爱温柔体贴的父亲，对于他身兼摄影师与画家的工作能力及才华极为仰慕。卡洛对父亲的感情在1951年为父亲画的肖像画中表现得异常强烈；另一方面，卡洛对母亲的情感则极为复杂。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

却显得凡事计较，不过卡洛仍认为母亲是一位和蔼且充满智慧的女性。卡洛在六岁时因患小儿麻痹致使右脚发育不良，虽然有父亲悉心照料，但她的右脚并未复原，因此在学校被同学取了一个外号叫“装义肢的美丽达”。这件事深深地伤了她的心，之后卡洛便经常穿着长裤或长裙，借以遮盖她的双脚。

遭遇车祸及邂逅里维拉

卡洛在墨西哥的德国人学校完成初等教育后，通过严格的考试，进入著名的国立大学预科高等学校就读。在两千名学生当中，卡洛是第一批35位女学生之一，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入学后，卡洛参与左派学生社团，他们都极力支持着教育部长荷西·瓦斯康赛罗所倡导的杜绝文盲、赋予印地安人人权及墨西哥文化独立等主张。当时主修新闻与法律的卡洛男友亚里汉德罗·高梅兹·阿里亚斯也在其中。



Corbis/Underwood & Underwood

Museo Frida Kahlo, México



▲ 《美丽达家族的画像》(约1949-1954年)。卡洛于1949年开始着手这幅家谱图画,并在长期入院期间继续绘制,但最后作品并未完成。

1925年9月17日,卡洛与阿里亚斯在放学途中遭遇到一场惨痛的车祸,这起事故彻底改变了她的未来。她们搭乘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数名乘客丧生,折断的金属扶手正好刺穿卡洛的腹部,她的脊椎、骨盘、锁骨和肋骨则多处骨折,原本已残障的右脚再度受到重创。

手术后,康复的情形还算顺利,不过卡洛仍为背脊和右脚的痛楚所苦。从最早拍摄的X光照片,可以看出脊椎多处脱节,长达九个月的时间她都过着戴石膏睡觉的日子。就在这时,卡洛开始了绘画创作,理由是“除了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外,仍有足够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母亲特别订作一个画架固定在床上,为了让她能够躺着画自己的自画像,还在床的上方加装一面镜子。于是,卡洛利用向父亲借来的颜料作画,她的绘画人生由此展开;而这个人生乃是借由绘画来排遣孤独、痛苦以及卧床不起的窘态。

1928年左右,卡洛的复原情形良好,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通过学校朋友的介绍,她认识了摄影家提娜·莫多蒂,莫多蒂邀请她加入一个叫“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团体。此外,应该也是通过莫多蒂的介绍,卡洛认识了墨西哥知名画家、也是当时墨西哥共产党执行委员的迪也各·里维拉(Diego Rivera, 1886-1957年)。卡洛将这段相遇称之为“人生的第二个意外”,有关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有多种说法。根据里维拉的说法

是,他在为教育部制作壁画时,卡洛跑来找他,将他从画架上叫下来,询问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里维拉对卡洛本人及她的作品都深表认同,之后两人便坠入爱河。一位是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并经历过数不清风流韵事的里维拉,另一位则是22岁、体态娇小且身体虚弱的卡洛,他们于1929年结婚。卡洛的父母将这桩婚事称之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当里维拉被信奉斯大林主义的党部高层除名时,卡洛因为同情丈夫的遭遇,也脱离了共产党。但是,卡洛终生都是政治的左翼分子,1948年再度加入共产党。

在美国的挫折与婚姻创伤

虽然有里维拉的激励,卡洛刚结婚时几乎不握画笔。结婚后第二年,怀有身孕的卡洛因为车祸损伤的骨盘,被医生告知无法正常分娩,只好接受了堕胎手术。或许卡洛对里维拉怀有一股愧疚之情,她在1931年画的肖像画(下图)中似乎有所暗示。里维拉手持调色盘与画笔一副艺术家模样,卡洛自己则像洋娃娃般地跟在身旁,她那双小脚几乎没有踩在地上。这幅肖像画后来送给收藏家的亚伯特·本德,作为答谢他为里维拉办妥美国签证。在这前一年,里维拉接受了美国旧金山证券交易所及加州艺术学院的壁画绘制工作。

当时,许多墨西哥艺术家们都对北美洲有着

► 《美丽达与里维拉》(1931年)。卡洛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卓越画家妻子角色,借由两人的大小关系强调自己的从属地位。

▼ 卡洛的双亲吉耶莫·卡洛与马提德·卡特隆,1898年2月结婚典礼当日所拍的照片。

◀ 墨西哥市的老照片。卡洛成长的环境应该就是这样景象。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Albert M Bender Collection/Gift of Albert M Bender

TINA MODOTTI

莫多蒂

才华横溢的摄影家莫多蒂，曾以朋友身份帮助遭遇车祸的卡洛。她引荐卡洛加入她那群自由奔放的朋友们成立的新社团，其中里维拉也是成员之一。出生于洛杉矶，意大利裔美国籍的莫多蒂，以摄影家爱德华·温斯顿的助理兼伴侣的身份，于1923年来到墨西哥。温斯顿离去后，她继续留在墨西哥，开始参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她担任过画家的模特儿，也从事摄影创作，她与里维拉、画家哈比艾尔·葛雷罗，以及古巴的革命家胡里欧·安东尼奥·梅拉等人皆传出过恋情。

1929年1月，她与梅拉一起在街上散步时，梅拉遭到古巴政府雇用的杀手

射杀。墨西哥警方认为她与暗杀事件有关而将她逮捕，里维拉亲自指挥事件的调查工作，号召众人声援莫多蒂，并努力理清各项疑点。结果，莫多蒂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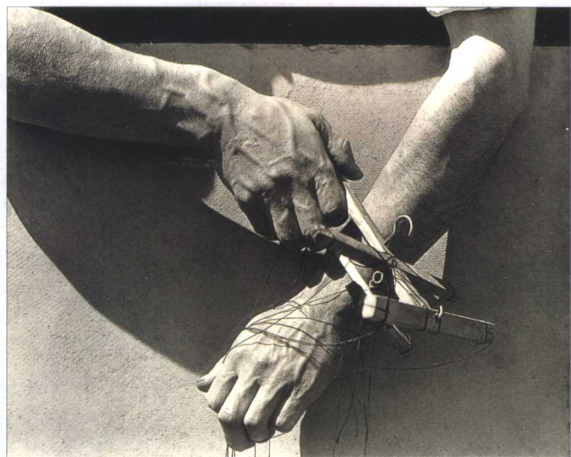
透过里维拉的画笔，莫多蒂美丽的姿容永远留在查平哥大学教堂的壁画中。莫多蒂对于卡洛与里维拉的婚姻，曾以略带讽刺的语气批评道：“结果如何，我们走着瞧！”

▼ 摄影家莫多蒂，1921年由约翰·哈格麦耶所摄。

▼ 《操纵戏偶线的手》(1921年)，莫多蒂的摄影作品。



AKG London/Photo: Johan Hagemeier



AKG London/Photo: Tina Modotti

强烈的兴趣，同时他们也感受到在政治及艺术上受到布鲁塔可·艾里亚·卡耶斯新政权的压制。这个形势也成为墨西哥人“入侵”美国的原因之一，卡洛与里维拉之所以前往美国，多少也与此有关。为了应付更多的绘画委托，夫妻俩离开旧金山前往纽约，接着又暂居底特律。功成名就的里维拉对于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着迷；但卡洛却不以为然的称呼这个国家为“外国佬的土地”，她认为这里的每个人“脸就像是未烘烤的面包卷”。此外，在底特律不幸流产，对于原本决心生小孩的卡洛来说是残酷的打击。这样的美国经验，在她1932年所完成的《站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的自画像》中，以作品中冰冷灰色的工厂代表北美洲，温暖的土地及充满异国风情的植物则象征着墨西哥。

1933年末，里维拉终于同意一起返回墨西哥，回国之后两人迁至在墨西哥市郊圣安琪尔新居，两人各自拥有单独的工作室与起居间。但问题并未因此消弭，当卡洛再度怀孕失败并动第二

▼ 《我妹妹克里斯蒂娜的画像》(1928年)。卡洛这幅描绘妹妹克里斯蒂娜的肖像画，风格化及生硬的轮廓线，明显受到里维拉的影响。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UPI/Corbis-Bettmann



▲ 1937年前往迎接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夫妻的卡洛，以及美国共产主义委员会的指导者马克思·夏夫德曼（右立者）。

▼ 《献给托洛斯基的自画像》（1937年）。卡洛与托洛斯基的恋情结束几个月后，她将这幅画送给了托洛斯基。画中的她，一如布荷东所称赞的“一位具有天生魅力的年轻女子”。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 Washington/AKG London

次手术时，生性风流的里维拉却与卡洛的妹妹克利斯蒂娜有了亲密关系。遭受双重打击的卡洛于是离家，在墨西哥租了间公寓，并向律师朋友征询离婚的可能性。当里维拉与克利斯蒂娜的关系结束之后，卡洛重返圣安琪尔，但此际却是她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时有暧昧。然而，终其一生，卡洛再也不曾遇见能够真正取代里维拉的人。

在纽约和巴黎备受赞赏的“里维拉夫人”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卡洛为她的政治目的，成立了支持共和国主义团体的团结委员会。政治行动拉近了她和里维拉的距离，1937年流亡海外的俄国革命领导者里昂·托洛斯基（León Trotsky）遭挪威政府驱逐出境，夫妻俩竭力促成墨西哥政府给予政治庇护。两人对于托洛斯基希望建立第四国际以将社会主义传播至全世界的理念极表赞同，1937年1月9日，卡洛迎接托洛斯基与他妻子娜塔莉亚·西多娃至墨西哥，并安排他们住在柯耀雅堪老家的“蓝屋”（参考30-32页）。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卡洛与托洛斯基也有了短暂的恋情。同年11月，俄国革命20周年纪念当天正是托洛斯基的生日，卡洛将一幅题有“以我所有的爱”的自画像（左）送给托洛斯基。

这幅自画像获得另一访客极高评价，即法国诗人、也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安德烈·布荷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年）。布荷东将墨西哥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具体化身，1938年在纽约的朱里安·勒维画廊为卡洛举办了首次个展。卡洛一直认为创作纯属私人的事，对于有第三者表达高度的兴趣深感讶异，这次个展使得她一举成名，也点燃了她想成为画家的野心。在《时尚》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对于这位“里维拉夫人”的机智与幽默以及她独特的超现实色彩，曾作出确切的描述。隔年，卡洛前往巴黎，布荷东原本答应在墨西哥艺术展中展出她的作品，不过实际帮助她的却是马塞尔·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年），卡洛称他是“这群胡言乱语、疯疯癫癫的超现实派家伙中，惟一个头脑清楚的人”。

卡洛虽然离开了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欧洲，回国后却也面临着令人忧心的状况。她和里维拉的关系逐渐恶化，11月两人正式离婚。伤痛欲绝

Artist's Life

1907 出生于墨西哥市，为吉耶莫·卡洛与马提德·卡特隆的女儿

1913 患小儿麻痹症，右脚终身残障

1922 成为国立预科高等学校首批女学生之一。

1925 因车祸身负重伤。之后身体的苦痛未曾间断，并接受多次手术。

1926 卧病在床，开始作画。

1928 加入共产党，与里维拉相恋。

1929 与里维拉结婚。丈夫被开除国籍后，卡洛也脱党。

1930 初次怀孕失败，接受堕胎手术。夫妻二人前往旧金山。

1932 迁往底特律，不幸流产。

1934 住进墨西哥市郊外的圣安琪尔的新居。再度堕胎，右脚动手术。

1935 卡洛因里维拉与其妹有染而离家出走。待两人关系结束后返回家中。

1937 安排托洛斯基夫妇住在“蓝屋”。卡洛与托洛斯基发生短暂的恋情。

1938 在纽约勒维画廊举办首次个展，大受好评。

1939 参加于巴黎举办的墨西哥艺术展，认识超现实主义成员。回国后与里维拉离婚。

1940 飞往旧金山接受治疗。年末与里维拉再度结婚。

1943 担任拉艾斯梅瑞达美术学院的教授。

1948 再度加入共产党。

1950 脊椎动了七次手术。

1953 在墨西哥举办的首次个展获得高度赞誉。

1954 于“蓝屋”去世。

T

HE MEXICAN REVOLUTION

墨西哥革命

墨西哥在波尔费里奥·迪亚斯 (Porfirio Díaz) 长达35年的独裁政权下 (1876-1911年)，虽然经济繁荣，但印地安族人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并被强迫以奴隶般的工资劳动。1910年，弗朗西斯科·马德罗 (Francisco Madero) 出马与迪亚斯角逐总统宝座。后来马德罗虽然败北，被迪亚斯送进大牢，但他仍号召群众发起武装叛变。在北部有山贼的首领潘乔·维亚 (Pancho Villa, 1877-1923年) 率领叛军，在南部则有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Emiliano Zapata, 1879-1919年) 为争取“土地与自由”而战。他们合力

击败迪亚斯，由马德罗继任总统，但是好景不长，马德罗的改革彻底失败，革命领袖们再度武装起来，不过他们这次对抗的不只是迪亚斯的外甥菲利克斯，彼此之间也相互争斗。在所谓的“十日悲剧”中，墨西哥市化为血腥的战场，此时马德罗被迫下台后遭暗杀。根据卡洛的回忆，当时她的母亲还收容“萨帕塔军”，为他们疗伤并提供食物。政府军花了十年的时间，才规定了维亚与萨帕塔的游击队。真正的进步开始于1917年，新宪法规定所有土地国有化、初等教育免费及义务化。这一改革一直到1920年阿法

罗·奥布里刚 (Alvaro Obregón) 就任总统后开始展现成果，墨西哥政治安定与文明开化的序幕就此拉开。



◀ 叛军的领袖维亚将军 (前排中央左) 及萨帕塔 (前排中央右) 在墨西哥市的国家皇宫中与革命者合影。

的卡洛全心投入创作，完成许多自画像。例如，在《削短头发的自画像》(1940年) 中，她穿上宽大的男性套装，四周散乱着剪下的发丝。这年，托洛斯基被暗杀，致使卡洛的伤痛日益加深。她的健康再度恶化，于是前往旧金山接受她所信赖的医生艾罗赛尔的治疗。在艾罗赛尔医生的关照下，卡洛背部及患皮肤病的右手病情得以稳定，她画了名为《献给艾罗赛尔医生的自画像》(1940年) 作为谢礼。这位贤达的医生，也扮演着撮合卡洛与里维拉的角色。两人承受着别离之苦，最后卡洛以自己负担生活费以及不再有性爱关系为条件，同意与里维拉再度结婚。里维拉表

示“我对卡洛能回到身边感到非常高兴，任何条件我都接受”。结婚后，里维拉虽然搬进卡洛所住的“蓝屋”，但仍继续使用位于圣安琪尔的工作室。

至死深爱不渝的民族艺术

整个40年代，卡洛在本国艺术界的地位日益提升。她的作品在墨西哥举办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中展出，并参加本国及美国所举办的各项联展。她被推选为以推广墨西哥文化为目的的墨西哥文化学会委员之一，她也获聘成为一所新设立的绘画雕塑学校教授。该校依所在地名而被称作

拉艾斯梅瑞达 (La Esmeralda, 西班牙文为翡翠之意)。学生们对于老师那种直率自然的态度极为仰慕,他们回忆道:“她所教导我们的……是对民众的爱以及对民族艺术的品味。”卡洛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去描绘街上的生活。当病情恶化、无法到学校上课时,卡洛就在自己的家中授课,她也努力为自己的学生争取工作及寻找展览场所。

40年代末期,卡洛的健康严重恶化。在接受数次脊椎手术后,她又不得不像从前一样躺在床上作画,此时她已非得靠止痛药才能继续工作。1953年春天,朋友罗拉·雅瓦瑞兹·布拉沃表示“我认为应该在人们还活着可以享有的时候,将荣誉归于他们”。她于是为卡洛筹办了在墨西哥的首次个展。卡洛不顾医师的忠告,躺在病床上参加开幕典礼,并在酒会中饮酒唱歌。几个月后,她的右脚开始溃烂,膝盖以下的部分需予以切除。1954年7月,她还参加了抗议美国干预危地马拉民主政权的游行,这也成为她参与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10天后,并发肺炎的卡洛,提前将银婚纪念日的礼物送给里维拉,当天夜里,卡洛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此后里维拉过着沉默、哀叹的日子,他事后回想道“这是我人生中最悲伤的一

Hulton Getty



天”。

卡洛的遗体穿着墨西哥民族服饰,灵柩安置在国立美术馆的大厅入口接受瞻仰。火葬后,骨灰安置于“蓝屋”。一年后,里维拉将“蓝屋”捐赠给卡洛深爱的墨西哥人民,也是他送给“深爱的芙丽达”的礼物。1958年,“蓝屋”更名为卡洛美术馆,并对外开放参观。

▲ 在旧金山申请结婚许可的卡洛与里维拉。两人1939年离婚后,于1940年12月8日再度结婚。



► 前往墨西哥ABC医院探望卡洛的里维拉。1950年,卡洛在这里待了9个月,接受脊椎及右脚的手术。

AKG London

自我认同的展现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在现代墨西哥风格的塑造上，卡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将自己的艺术活力投注于墨西哥民族艺术的复兴与发展，作品具有高度个人化风格与独创性，冲击力至今不衰。



卡洛在去世之前曾说过：“我的画隐含了痛苦的讯息……绘画使我的人生得以完美。我失去了三个孩子……绘画则取代了这一切。我深信艺术创作是我最爱的一件事。”

她的创作虽然经常作为表现肉体与精神痛苦的手段，但也是克服痛苦的手段。充满魅力且喜好玩耍的卡洛，并不因为个人生活上的悲剧而气馁，反倒拥有许多朋友及恋人。她的绘画主题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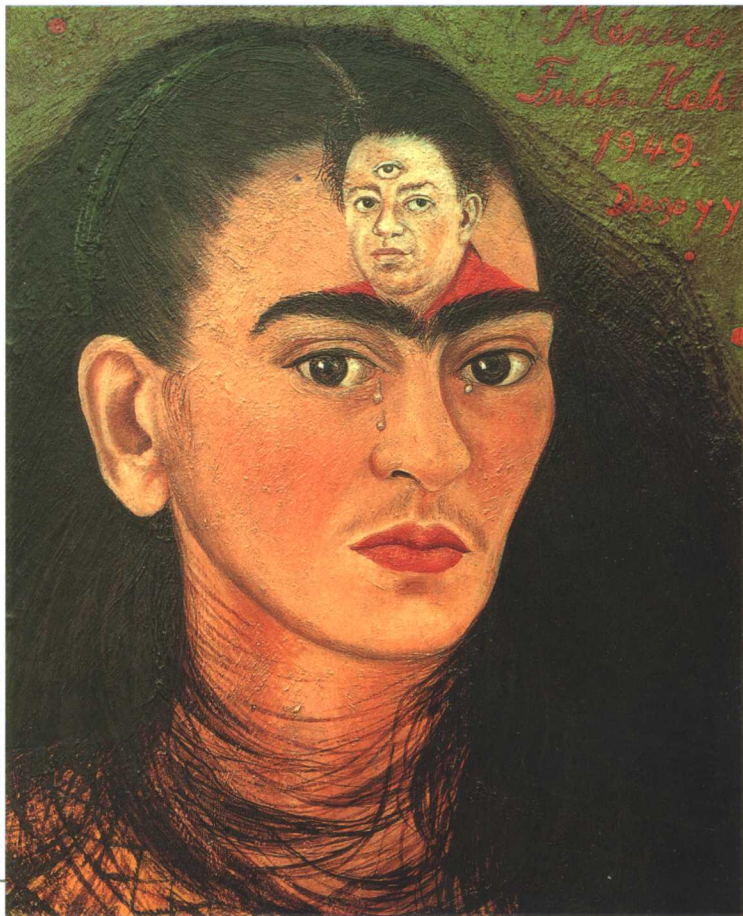
栩如生，有时令人赏心悦目，有时怵目惊心，鲜明强烈的风格有如宝石般引人注目。

描绘墨西哥人的自我意识

一方面是由于坚强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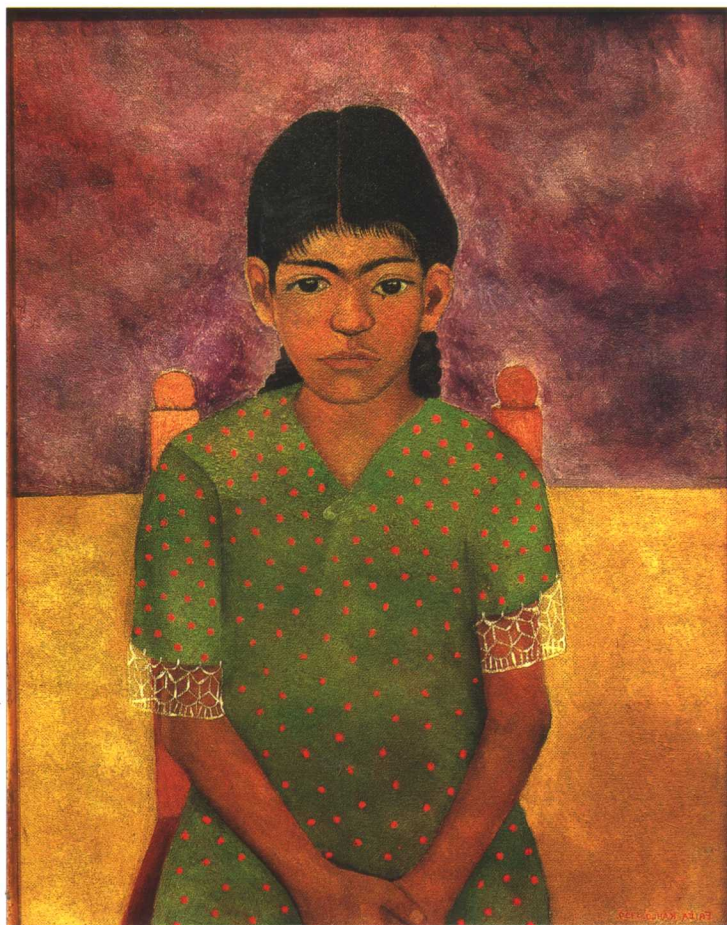
思考性绘画

卡洛曾写道：“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描绘浮现在我脑中的事物，从不作任何思考。”她有时甚至将自己脑子里思考的内容，一如看得见般地描绘在她的额头之上。里维拉是她经常思及的人物，例如在《迪也各与我》（左，



1949年）中，里维拉便出现在卡洛的额头上，在他的额头上则有只代表智慧的第三只眼。他是卡洛压抑许久的忧伤来源，当卡洛描绘这件作品时，正是她担心里维拉是否会与电影明星情人玛利亚·费里克斯（Maria Félix）结婚之际。里维拉所爱的那头长发散乱地缠绕在卡洛的脖子上，似乎要将她勒死一般。

卡洛将额头喻为窗口也用来表现其他的主题。在《想到死亡》（1943年）中，额头上饰有一块浮雕宝石，风景中画有一堆白骨。死亡不仅出现在卡洛的作品中，也是整个墨西哥文化永不或缺的母题。死亡不只代表了消逝，也是复活与再生的契机。



陌生人的肖像画

卡洛大多数的作品都是自画像，不过她也画过陌生人的肖像。从她早期的创作开始，模特儿不论老少都能引发她的共鸣，而她也发挥了将这种共鸣转化为画面的才能。她与孩子们一同玩耍，当他们摆姿势的时候，她就说些有趣的话题，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借此获得他们的信赖与好感。《少女维吉尼亚》（左上，1929年）是她早期的小孩肖像画，将一位乖巧的小女孩表现的极为动人。

卡洛的许多肖像画也反映出她所关心的事物。例如，在《路德·波本克画像》（右下，1931年）中探索的是生命的循环。卡洛以一种复合式存在手法，来描绘这位园艺学家，“半人半树”的园艺学家正从地下的尸体获得生命力。

1944年，农业工程师爱德华多·莫里乐·沙法（Eduardo Morillo Saffa）请卡洛为他自己及亲人绘制许多肖像画，其中一件是他母亲的画像《罗西达·莫里佑夫人画像》（右上，1944年）。身体健朗的老妇似乎充满了智慧与慈悲心，让人感到安心的硕大身躯，以及编织毛线的漂亮双手，透露出模特儿强韧的意志力，这幅画也是卡洛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另一方面也因车祸的打击，卡洛很早就养成自我分析及内省的习惯，而这也赋予她的艺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风格。卡洛曾说：“我描绘我自己，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孤独一人，我就是我最熟悉的主题。”最早，她以一种欧洲式的作风描绘自己、朋友和家人，完全反映出19世纪以来长期支配墨西哥艺术的学院派手法。然而

自1928年之后，她开始热衷于当时逐渐抬头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重要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纷纷倡言，应该恢复西班牙被压制的、丰富的民族传统，并追求墨西哥独特的本土艺术。卡洛敏感地跟从这种思潮，她曾询问当时的革命派画家里维拉对自己作品的意见，里维拉赞扬她的画作充满活力、率直而强烈，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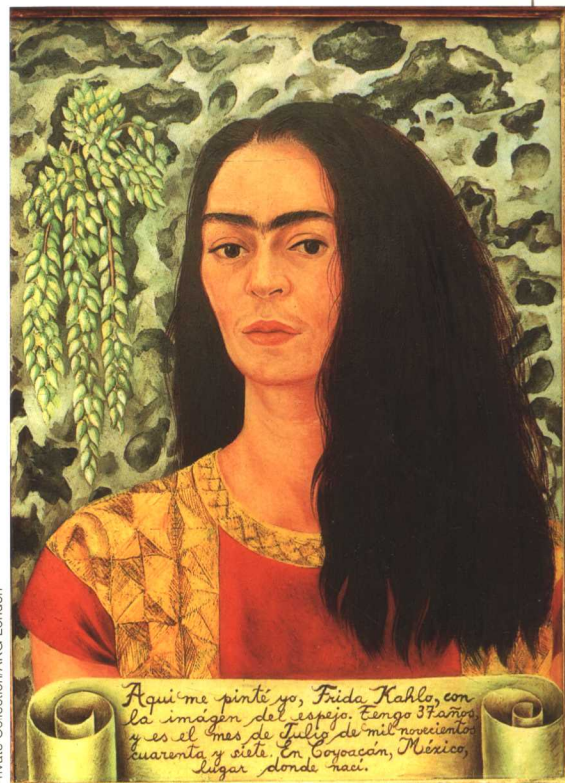
Fundacion Dolores Olmedo Patino, México/Archive CENIDIAP/INBA, Centro Nacional de las Artes, Biblioteca de las Artes, México

自画像

在卡洛的整个绘画生涯中，她自己是出现得最频繁的主题。她的自画像创作从她车祸后的疗养期间就已开始。这场冲击人生的意外，使卡洛产生了疏离感，让她觉得自己拥有的是死亡与孤独的宿命。她曾描述这种心境，有如“突然间我从孩子们生活的‘彩色世界’住进‘像冰一样透明的痛苦星球’，我仿佛在几秒钟里一次学会了所有的事”。即使外表刚强，卡洛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几乎无法释怀。有如着魔一般，她借由不断描绘自己的肖像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些肩部以上、带有内省意味的自画像和那些为了纪录个人事件的全身画像，形成全然不同的作品类群。

为了创造出个人的、特别是墨西哥式的画风，卡洛灵活运用欧洲人来到墨西哥之前就已存在、并流传至今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图像。在《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左下，1943年）中，古代的偶像、山岩、植物、花卉、动物等填满了她的自画像。在这个例子中，温驯的动物成为她的伴侣，使作品带有更丰富的讯息。卡洛在描绘自己之前，很明显地花了许多功夫作准备。她那浓密的头发大多会仔细编整，绑上丝带或围巾，身上穿的传统服饰及佩戴的传统饰品，强调了她与墨西哥民众的联系。就结果而言，虽然看起来稍嫌华美，但这绝不是一种虚荣心的展现。她总是清楚地画中强调那相连的浓眉、嘴角的细须、岁月形成的阴影或凹陷等。在她的自画像中，那双有如向观者挑衅的冷峻目光，正如她在《散发自画像》（右，1947年）中的铭文所写的，其实是最先投向映在镜中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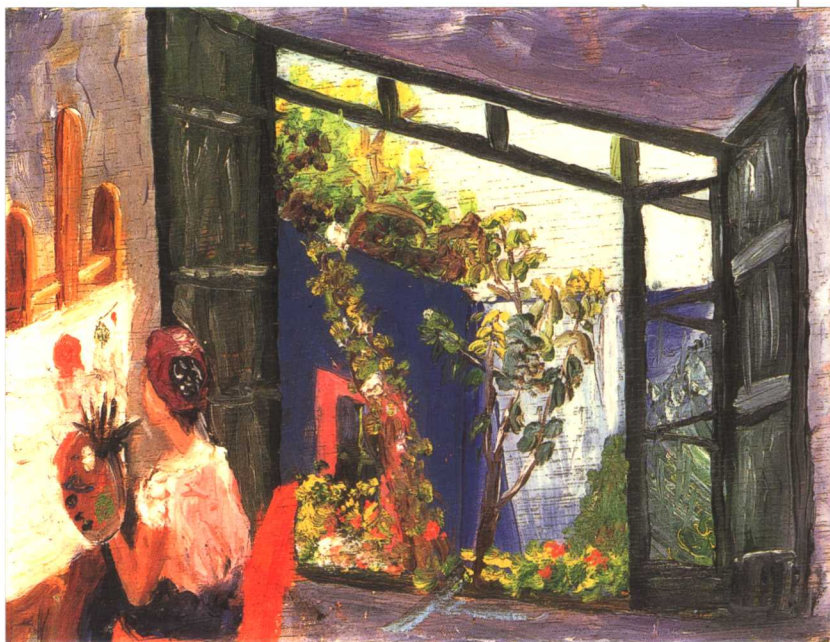
《画室》（右下）一作，与她那些仔细描绘的分析性自画像大异其趣。这幅运笔自由的画作非常罕见，画中正在作画的卡洛一副轻松的居家打扮。



Private Collection/AGK London



Private Collection/AGK London



Private Collection/Christies Images, London

有敏锐的观察力。里维拉的鼓励，对于卡洛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自此以后，卡洛开始描绘身穿简单服饰（非西班牙样式）、佩戴惹人注目的墨西哥宝石与头饰的自画像。事实上，卡洛是一位同时代有印地安及西班牙血统的女性，她所表现的是一位混血的自我。有时她也穿着墨西哥西南部提华拿（Tehuana）族女性的服饰，这个地区目前仍维持一种母系社会的生活模式。同样地，作品中使用的色彩虽然来自于民间美术，但她的色调除了充满原始性以外，也带有个人的象征性。例如，啞红是阿兹特克族（Azteca）的宝石及仙人掌果汁的颜色，棕黄代表枯叶及土地，黄色意味着疯狂、死亡、恐怖、太阳及欢喜，钴蓝则是电及纯粹的象征。

卡洛进一步采用民间美术中的主题与事物，作为自己的绘画语言。雕像、嘉年华会的面具、复活节用来焚烧的麦杆扎成的犹太或恶魔人像、神话中经常带有复数意义的动物等，这些元素全都进入她的画中。猴子象征了死亡、舞蹈、小丑及活力，蜂鸟象征爱的喜悦，雄鹿意味着爱的牺牲。卡洛广泛收集民族传统的人偶、玩具、雕像、工艺品等，并且豢养小鹿及猴子等宠物，她还养了一

自传性绘画

卡洛的作品有时纪录了她人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且绝大部分都在她与里维拉关系紧张或有严重冲突的时期完成的。例如，1933年的秋天，夫妻两人在美国已经待了三年，常常为了是否返回墨西哥而时有争执。卡洛患了严重的思乡病，里维拉却仍然眷恋美国生活。《我的衣服挂在那里》（下，1933年）是卡洛惟一的一件拼贴作品，作



Private Collection/Christies Images, London



品绘制时正值里维拉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制作壁画的阶段。这件作品讥讽美国的物质主义（里维拉却称羨不已），富裕生活的象征符号——电影女星、冲水马桶、高尔夫球奖杯，从上方俯视一群没有脸的群众，其间挂着一件卡洛身穿的衣服，象征了她对自己深爱的生活渺茫的思念。

两年后，她画了一张更为阴沉的作品《一些小刺痛》（左，1935年）。这是根据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报导所画成，新闻描述一名妇女被她喝醉的情人刺死。画作标题来自犯人在法庭上的“辩词”，连画框也被鲜血溅污。这里除了伤害之外，也表现了卡洛遭受背叛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她所说的“被生活谋杀”，因为此时里维拉与她妹妹克丽丝蒂娜发生了亲密关系。

孕育的形象

除了男性之外，卡洛也和女性发展情爱关系。就她率直的个性来看，以同性恋作为绘画主题并不令人惊讶。在《森林里的两个裸女》（右上，1939年）中，印地安女人让白人女性枕在她的膝上，温柔的形象更像露骨的性爱表现。

森林以带有巨大叶片的植物来表现，土地断层中，仍然看得见它的根部。这幅画的副标题为《大地》，除了表现卡洛与其他女性之间的慰藉关系外，也暗示了墨西哥这块土地给予她的慰藉。后者的想法也出现在《根》（右下，1943年）这件作品中，画从横躺的卡洛身体中，茂密的茎叶爬向她所出生的土地。这里她以孕育者的身份出现，与她以往孤独痛苦的女性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1949年，在她所描绘的《爱拥抱着宇宙》一作品中，她将婴儿的里维拉抱在膝上，两人则被充满神话与象征符号的祖国安稳地抱在怀中。



Private Collection/AKG London



只叫作“艾克索洛托”先生的狗，狗的名字来自墨西哥神话中那只看守冥府的神犬。这些围绕在她身边的物品及动物，有如她的作品《受伤的鹿》（1946年）或其他许多有猴子的自画像一般，统统收入她的画中。她那只“艾克索洛托”先生也出现在《爱拥抱着宇宙》（1949年）一画里。

以感动的心情描绘“现实”

1923年，亚道佛·贝斯特·毛加德在他一本有关墨西哥艺术未来走向的论著中，极力提倡应将民间艺术的元素导入“纯艺术”中。卡洛想必是读过这一本书，但不同的是，她将自己与原住民传统相结合的自然性格，与其说是对于民间艺术的智性追求，不如说是她与生俱来的性格反映。对于卡洛的作品，里维拉曾加以评论，他认为在所有“墨西哥人”前卫画家中，“卡洛是惟一……不虚伪且毫无美学偏见的，不仅如此……为了追求事物的本质，她师法民间艺术

的纯粹产物。”里维拉这里所提到的“纯粹产物”，指的是画在锌版上的小型“还原画”。这种挂在教堂墙壁上的还原画，是用来感谢圣母玛利亚及消灾解难的圣徒，它们通常是以文字与图案来表现祈愿者急待解决的问题。革命之后，卡洛收集了许多这种从关闭的教堂里再度现身的还原画。当她描绘自身的苦难时，发现这些还原画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依据，于是也在金属板上画了许多有如《亨利·福特医院》（1932年，参考20页）这般的小品画作。

车祸的后遗症造成卡洛无法生育，这是她最大的痛苦根源。因此，每当她

描绘这个主题，即使打破各种禁忌或带有性方面的冲击效果，也并非无法理解。借用里维拉的话，她是“美术史上第一位女性艺术家，以全然不妥协的率直，专心处理那些与女性有关的普遍与特殊主题”。

卡洛的创作也带有奉献精神。这些以感动及感谢的心情创作出的作品，通常是她对肉体或情感上的短暂救赎。她的脊椎动过七次手术，所画的《与法里尔医生一起的自画像》（1951年）就是献给这“再度赋予我生之喜悦”的外科医生；在与摄影家尼古拉斯·穆瑞亲密来往时的画作《我与我的鸚鵡》（1941

年),画中的鹦鹉则带有情欲的意味。

绘画即是她的“自传”

就如同许多民俗画家一样,卡洛也不太介意构图或透视法(这些都是来自欧洲的技法),她只是画她眼睛所见之物。此外,她使用许多容易解读的符号与图像,让个人或传统的隐喻与现实并置,虽然经常被解读为超现实主义作品。但卡洛自始至终都拒绝这样一种标签,她认为她的画作源自墨西哥民众及他们所属的自然象征体系。“我不知道自己的画是否超现实,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我自身最率直的表现……。我希望我的画,对于我所属的人民,对于那些赋予

我力量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事实上,卡洛的画表现的绝不是超现实主义那般梦境或幻想,她所描绘的是真实的自我人生,她并不希望她的作品无法理解或“难于”辨识。

卡洛生前最活跃的时期,虽然经历了世界经济大恐慌及战争年代,仍旧在画坛上获臻极大的成功。除了纽约的个展之外,她在巴黎举办的“墨西哥艺术展”中也备受尊崇。此时她的一幅题为《框架》(约1938年)的自画像为卢浮宫美术馆购藏,这也是该馆第一次购进墨西哥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卡洛去世前不久,首次在墨西哥举办她的个展,卡洛本人躺卧在病床上出席了开幕典礼。画

展极为轰动,由于人们的热烈回响,画廊甚至将展期延长一个月,展览显示了卡洛的生命观与她的艺术创作之重要关联。画家荷西·摩雷诺·维亚曾作出如下的结论“她的绘画,即是她的自传”。自70年代末期之后,在墨西哥及北美等地举办了多次卡洛回顾展。1982年,在伦敦的白色教堂艺廊(Whitechapel Art Gallery)所举办的回顾展,让欧洲人有机会重新认识大西洋彼岸的卡洛。今日她仍是欧洲大陆最为熟知的墨西哥艺术家之一,这或许正由于她本人所说:“恐怖、痛苦、欲望及死亡,乃是人类存在的一切。”而这一切,一样也不少地呈现在她的绘画里。

静物画

西班牙文的静物为“Naturaleza Muerta”,意思是死的自然,卡洛则喜欢称呼它为“Naturaleza Viva”,即活的自然之意。在她整个创作生涯中,她描绘了许多自家庭院种植的或本地市场所卖的水果。1938年所画的《大地的果实》(右上)及《仙人掌的果实》(下)就是其中的例作。在卡洛只能躺在床上、无法外出的生命晚期,静物成为她主要的绘画题材。有时,就像《椰子果实的泪水》(右下,1951年)一般,画中加入具有象征意义的墨西哥国旗。其中毛绒绒的椰子果实上面还画有眼窝,令人想起她自画像中的猴子。她的技法随着健康情形的恶化,开始有了改变,以前精密细致的描写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较为粗略及松散的笔触。最后一年所画的作品中,一幅画有西瓜的静物画(参考32页)中加入了“生命万岁”(Viva la Vida)的文字,这可说是卡洛最佳的墓志铭。

Banco Nacional de México/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B. Lewin Galleries, Palm Springs, California, USA/AGK London



Private Collection/AGK London

